



SILU HASAKEZU MINJIAN WENXUE YANJIU

丝路哈萨克族 民间文学研究

范学新〇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Guangdo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SILU HASAKEZU MINJIAN WENXUE YANJIU

丝路哈萨克族 民间文学研究

范学新〇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Guangdo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广州

内容提要

哈萨克族民间文学既是西域各族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又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学、印度文学、汉文学共同浸润的宁馨儿。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丝路哈萨克族民间文学研究/范学新著.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12

ISBN 978 - 7 - 5361 - 5242 - 7

I. ①丝… II. ①范… III. ①丝绸之路 - 关系 - 哈萨克族 - 民间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IV. ①I207. 9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61745 号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

邮编：510500 电话：(020) 87553735

<http://www.gdgjs.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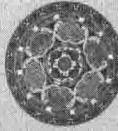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 毫米×1 092 毫米 16 开本 10 印张 185 千字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 000 册

定价：28.00 元



目 录

MULU

第一章 绪论 / 1

第一节 哈萨克族的形成及其与丝绸之路之关系 / 3

一、哈萨克族的形成 / 5

二、哈萨克族与丝绸之路 / 8

第二节 丝绸之路及其对哈萨克族文学的影响 / 12

一、草原丝路与绿洲丝路 / 13

二、丝绸之路与西域 / 15

三、丝绸之路对哈萨克文学的影响 / 16

第三节 哈萨克族民间文学研究现状及意义概述 / 18

一、萌芽期（1949—1966年） / 19

二、发展期（1977—1990年） / 20

三、深入期（1991年至今） / 22

四、问题与不足 / 25

第二章 林中之花——哈萨克族民间文学的生长环境 / 28

第一节 哈萨克族民间文学形成与发展的多元民族语境 / 28

一、神话 / 29

二、传说 / 36

三、古代歌谣 / 38

第二节 哈萨克族民间文学发展、衍变的世界性语境 / 44

一、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影响 / 45

二、印度文学与哈萨克故事 / 49

三、汉族文化、文学的影响 / 51

第三章 草原夜莺——哈萨克族民间文学的民族传统 / 56

第一节 民歌 / 57

一、婚嫁歌 / 58

二、情歌 / 62

三、谎言歌 / 68



第二节 阿肯弹唱 / 71

一、关于乐器冬不拉及其传说 / 72

二、阿肯弹唱的定义及分类 / 74

三、阿肯弹唱的内容与特点 / 80

第三节 叙事长诗 / 85

一、《阔孜少郎与巴艳美人》等爱情叙事长诗 / 86

二、《巴合提亚尔的四十枝系》等传奇长诗 / 99

三、传奇长诗的艺术特色 / 104

第四章 英雄崛起——哈萨克族民间文学的雄浑交响 / 109

第一节 哈萨克族英雄史诗概说 / 109

一、关于史诗的界定 / 109

二、哈萨克英雄史诗的分类 / 111

三、英雄史诗的崛兴与丝路地区的文化、文学交流有着密切的关系
/ 112

第二节 丝绸之路——英雄的广阔舞台 / 113

一、英雄与战争 / 113

二、英雄与英雄崇拜 / 120

三、英雄与美女 / 124

第三节 千里神骏——史诗的第二英雄 / 129

一、萨满教与马崇拜 / 130

二、英雄与战马 / 133

第四节 文化交流——史诗的摇篮 / 137

一、突厥语民族文学传统的熏陶 / 138

二、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学的影响 / 144

三、对其他文化的汲纳 / 145

结语 / 147

参考文献 / 149

后记 / 154



第一章 緒論

在世界的东方与西方之间，有一条商贸往来和文化交往的古道，它横贯欧亚大陆，东起渭水流域，向西通过河西走廊，转达罗马各地，它就是闻名遐迩的丝绸之路。自从德国地理学家希霍芬最早在19世纪70年代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后，这一名称被广泛接受。

随着历史的变迁和时光的流逝，水路交通的兴盛令丝绸之路曾经的辉煌难以继，但它并没有从史籍的记载和人们的心目中消逝。在20世纪，丝绸之路备受考古学家们关注，同时也对海内外的旅游者们产生了巨大的诱惑。21世纪，随着中国与中亚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东盟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外交格局的确定，对于丝绸之路的关注又再次升温。这再次向我们昭示：精神层面的丝绸之路，作为一个醒目的文化符号仍巍然耸立，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对古丝绸之路的精神所做的阐述，“千百年来，丝绸之路承载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精神薪火相传”，“人类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因为平等交流而变得丰富多彩，正所谓‘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丝绸之路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对推进世界文明进程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之路，是一条东西方经济物流的大通道。西方的稀有动植物、药材、香料、珠宝首饰、皮货经由丝路来到东方，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货物也通过丝路商队传向遥远的西方。丝绸之路也是古代中国文明作用于世界历史的重要杠杆，是古老的中国走向世界、接受世界其他地区文明营养的主要通道。中国文化性格的塑成、中国历史的具体形态，与丝绸之路息息相关。物质的交流带动了科技、文化、政治的深层交流，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原的铸铁冶炼、凿井等技术传入西域，促进了西域社会生产水平的提高，对西域诸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成了意义深远的浸润和融合；西域各国派使节来中原朝见，密切了中原王朝与西域的政治联系；同时波斯、罗马等帝国也遣使来中国，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佛教、拜火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也随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在这里留下了大量珍贵的遗存；中国的四大发明、丝织技术、漆器工艺等也经由丝绸之路传向世界各地，促进了世界文明的进程；另外，丝绸之路在促进民族交融、艺



术文化交流等方面也有重大意义，本书所着眼的正是从文学交流的角度，准确地说，是从前人鲜有关注的西域少数民族文学的角度，再一次审视丝路精神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哈萨克族文学的产生、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与哈萨克族的崛起、丝绸之路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丝绸之路的确立并定型对包括哈萨克族文学在内的沿途各族文学都产生了较深的影响。鉴于此，有必要先对丝绸之路在文化、文学交流与发展中的作用加以简述。

据季羡林先生的观点，在人类历史上，传承悠久、影响深远的大的文化体系有这样四个：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欧洲文化体系。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在一个地区有这四种文化体系共存的现象并不多见。季羡林先生认为这四大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的西域（新疆）地区。^① 上述四支浩荡的文化洪流之所以能够在这里汇流，主要应归功于贯穿西域的丝绸之路。西域也是哈萨克族人世世代代生息繁衍之地，哈萨克民族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贯通其间的丝绸之路的影响。

东西方之间的交通在海路发达以前，丝路地区是陆路中最普遍的通道。就是在海路发达之后，如取陆路也仍然必须经过此地。不仅从波斯、阿拉伯、欧洲东来，就是从印度来中国，通常也是先北上进入中亚，然后折向东方。实际上，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丝绸之路在除履行了中外贸易通道的职能之外，还同时承担了东方和西方、沿线各国或地区文明融汇交流的重任。

丝绸之路从亚洲腹地出发，迈过黄河一路西行，其间陆续汇入北方草原骑马民族的游牧文化和中原定居农业民族的农业文化，在西域地区，又将处在黄河、尼罗河、印度河、埃及河流域的世界几大古老文化圈联系了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的纵横交错的文化网，西域遂成为这一文化网的枢纽地带。丝绸之路载着驼铃的美丽丁零，穿梭勾织出了中西文明交流的宏伟历史。

丝绸之路的意义早已不仅仅是负载驼队和各种不同相貌、不同身份的人传递美丽丝绸和精美瓷器。当然，这些也很重要，然而，这些的痕迹都将随历史的尘埃消散了踪迹。丝绸之路的真正意义在于丝路的开通对沿途居民精神的影响：那些伴随着商品流通而交流的宗教理念、伦理道德、自然科学知识以及追求异国情调与时尚、追求远方事物以及新鲜事物的情趣渗透于丝路沿途的民族精神中，曾经而且也许还将继续改变沿途民族的历史，包括经济史和文化史。丝绸之路成为欧亚大陆民族之间互相交流的象征。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涉及了多种学科，如考古学、经济学、历史学、音乐学、宗教史、比

^① 季羡林.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294.



较文学等等。

从文学的角度去观照丝绸之路的重大影响，这还是一个较新的课题，但这里并非一片蛮荒之地。季羡林先生从事东方学和印度学的研究逾半个多世纪，在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吐火罗文译释、中印文化交流史等学术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他对中外双向文化交流的研究、中印文学之比较研究，实际上已开启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与西域地区民间文学之研究的先河。^①他翻译出版的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罗摩衍那》等印度文学作品，也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他还在文章中多次提及新疆地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重要性，提出：“在中国范围内，新疆对比较文学的研究具备许多别的地区没有的条件。在古代很长的时间内，新疆是东西各国外文化交流的枢纽，许多国家的文化，包括世界上几个文化发源地的文化，都在这里汇流，有名的‘丝绸之路’就是通过新疆。尽管许多古代民族今天已经不再存在，然而他们留下的文化痕迹到今天还到处可见。”^②

通过梳理哈萨克文学发展的历史，关注并研究这些文化痕迹，其意义不只于哈萨克族本身。“作为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丝绸之路’包含了人类社会得以维系的几乎全部因素。”^③哈萨克族文学生长于丝绸之路，有着丝绸之路的深刻烙印，从而成为丝绸之路文化意义的活的诠释。从丝绸之路这个角度去探究、审视哈萨克族的文学变迁，不仅有助于哈萨克族文学史的研究与哈萨克族文学批评的进步，而且有助于促进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全面认识和了解，有助于形成这样的见识，即任何文化和民族都不应故步自封，更不应妄自尊大，而应增进文化交流，互相取长补短，在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从异域文化中吸取大量的文化精华，以求自我更新和自我发展。这种文化见识将有助于拆除自我的文化藩篱，减少文化碰撞中的能量流失，加速现代文明的发展。

第一节 哈萨克族的形成及其与丝绸之路之关系

在科学技术还不是很发达的时代，在陆路交通为主要的交通条件下，一

^① 如《印度文学在中国》《〈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印度寓言和童话的世界“旅行”》《五卷书译本序》等等，见季羡林.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季羡林. 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② 季羡林. 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40.

^③ 雷茂奎，李竟成. 丝绸之路民族民间文学研究. 总序 [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3.



种文明从一个地方往另一个地方的传播与传递，一般都是慢慢影响、波及最为邻近的地区，然后再间接地传到远方；越过中间而直接传至远方，即便有也是极少、极特殊的情况。例如佛教的传播情况就是如此：西汉末期，佛教先于中原而在西域各国开始流行，并且翻译佛教经文的工作也是从西域开始而非中原。“中国初期的佛教，当亦是西域诸国盛行佛教的余波。其影响自属非浅。中国所译的佛教经文，其中言语，并不出于印度的佛语，而用西域诸国的言语，例如‘沙门’、‘外道’、‘出家’等，皆为此类。”^① 艺术和学术也是如此。作为其间的纽带，诸方文明在丝绸之路这个巨大的世界文化交流的十字交叉口相互融合，再继续传播。

“在‘草原丝路’全线贯通的几个世纪中，在东起西伯利亚、蒙古高原，经中亚北部、咸海和里海之北、高加索，直至欧洲黑海北岸和喀尔巴阡山麓的‘游牧世界’，曾经兴起过并对丝绸之路产生过大影响的一批游牧民族”，“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才不致使东西方文明世界之间的广袤地区成为纯粹无人区，正是由于它们的中介作用，才使‘草原丝路’辗转相通”^②。20世纪初，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副会长麦金德在其《历史的地理枢纽》这一影响深远的论著中第一次指出，以阿尔泰山为中心的欧亚内陆草原地带，包括我国新疆、内蒙古一带，曾经是整个世界历史的枢纽区，那些尚武的骑马民族以其高度机动性的战争生活方式，实际上在东西方的定居农业文明和城市文明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

这一地区历来是四方必争之地，或为中国、波斯、印度等国所有，或被突厥、蒙古、西藏等不同民族掌控。发生在这里的国家的变迁和民族势力的消长、对这一地区控制权的转移，以及由此引发的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往往成为影响世界文明格局的深刻动因。例如，公元四五世纪以来，来自中国西北与北部草原地带的月氏人、乌孙人、匈奴人等游牧民族或主动扩张以抢夺更多更丰饶的生存空间，或被迫迁徙以避免东方强大势力的逼近，曾先后向中亚、北印度、西亚乃至东欧迁移。这些草原民族在印欧语系的文化区域内掀起铺天盖地的文明交流交汇的烟尘。月氏人西驱塞种人，南下印度，匈奴人长驱直入，进逼东欧日耳曼民族地区，匈奴人的强悍在史诗《尼伯龙根之

^① 羽田亨. 西域文明概论 [M]. 郑元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1：14－15.

^② 赵汝清. 论西部大开发与“丝路西段”历史研究 [J]. 宁夏社会科学，2001（2）：29.



歌》之中留下印记^①。法国的《罗兰之歌》和西班牙的《熙德之歌》与源于阿尔泰山麓和蒙古高原的突厥族扬鞭西征有直接关系。史诗《伊戈尔远征记》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炳照千秋的作品，它的产生与突厥族的势力北进东欧有直接关系。在战争与大规模的迁徙中，突厥民族自身也产生了古老的史诗《乌古斯可汗的传说》。^② 元代前后，英勇强悍的蒙古民族在东方崛起，成吉思汗马队的铁蹄席卷整个欧亚大陆，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一统天下的元朝。中国三大史诗《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便在这世界性的文化撞击的宏大背景下诞生。麦金德就曾要求西方的学者们把欧洲文明史看作属于亚洲的历史。

哈萨克族的形成即与丝路这条文化、文明的重要传播渠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哈萨克族的形成

古代哈萨克族主要活动于从祁连山西部沿天山北麓、阿尔泰山向西，直至里海、伏尔加河，南及锡尔河、咸海、伊塞克湖及阿姆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北及伊施姆河、托博尔河、额尔齐斯河。

今天哈萨克族在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百万，分布于新疆、甘肃、青海三个省区，其中新疆是其主要聚居地。

古代新疆的“民族”在历史演变中不断发生同化和异化的现象，而且这种同化与异化非常复杂，很难说哪个民族就是古代某个民族纯之又纯的直系正传。古代民族不断消亡的过程同时也是许多新的民族诞生的过程——一方面，古代民族的血统在新的族体中延续，另一方面，新的族体又汲取了更为庞杂的血缘。哈萨克族的形成也经历了这样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

关于哈萨克族的族源问题，一直以来存在着多种不同观点。一种为族源单一说，如松筠和朱允娘认为哈萨克族是从康居分离出来的一支，托克和加认为哈萨克族是从蒙古族分离出来的一支，苏联学者巴尔托里德则认为哈萨克族是15世纪从乌孜别克族分离出来的一支；或者是两三种民族的融合结果，如陈华、郭平梁、王治来等人所持突厥部与蒙古部的混合说，陈礼文提出的蒙古和俄罗斯混合说，苏北海所持的乌孙、康居、奄蔡混合说等。^③ 另

^① 史诗的第二部分讲述克里姆希尔德嫁给了匈奴国王艾策尔，想借助艾策尔的强悍为前夫报仇。参见赵蕾莲.《尼伯龙根之歌》——一部伴随德国历史沉浮的中世纪英雄史诗 [J]. 德国研究, 2005 (3): 65.

^② 姚宝瑄. 世界史诗的文化地理枢纽 [J]. 晋阳学刊, 1990 (4): 28 - 34.

^③ 洪涛. 也谈哈萨克族族源 [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 (3): 10.



一种为多源说，认为哈萨克族的族源非常复杂，民族形成时间较长，在漫长的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族源加入。如学者续西发认为哈萨克族的族源主要有塞种、乌孙、匈奴、康居（康里）、阿兰（奄蔡）、克烈、乃蛮、钦察、咄陆（杜拉特）、突骑施（撒里乌孙）、葛逻禄、札刺亦儿、弘吉刺惕、阿尔根、阿里钦等^①。洪涛则认为哈萨克族早期的族源有乌孙、康居、大月氏、匈奴、大宛、汉人，后又融入突厥、黠戛斯、回鹘、契丹、蒙古、俄罗斯等民族，于15世纪基本稳定下来^②。

结合前人观点，本书亦持多源说。哈萨克民族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古老民族，是由古代许多部落和部族逐步融合而成的。其族源极其复杂，其中最主要的族源是乌孙与大月氏，此外还有塞种、匈奴、康居、突厥、葛逻禄、钦察、克烈、乃蛮等等。《汉书·西域传》载：“乌孙国‘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悬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③

这段记载中所称“塞地”是指塞种人的居地。在前7世纪到前3世纪之间，塞种人是居住在哈萨克草原的主要居民。前3世纪末，匈奴强大起来，不断进攻掠夺大月氏，原游牧于中国河西走廊一带的大月氏人被匈奴贵族冒顿单于击败，于前185年左右向西迁徙至伊犁河流域，击败塞种而占有其地。前160年左右，原游牧于敦煌及东天山一带的乌孙族为了报仇（大月氏人曾杀乌孙王），在匈奴贵族的支持下击败了在伊犁河一带游牧的大月氏族，大月氏人再度西迁，其中一部分大月氏人留在伊犁河谷和巴尔喀什湖周围，后来逐渐成为乌孙的组成部分。在不断地摩擦、迁徙过程中，乌孙人、大月氏人、塞种人融合成了一个比较强大的乌孙部落联盟。正是这个联盟奠定了中亚哈萨克族的基础。

康居族原来牧居于河西走廊，在月氏族的胁迫下迁往哈萨克草原的锡尔河流域。康居与乌孙、奄蔡均系突厥语族。在汉初，乌孙的游牧区域在巴尔喀什湖以东直至玛纳斯河为止的广大草原区域，南至伊塞克湖、纳林河流域，北到塔尔巴哈台山；康居分布于巴尔喀什湖以西至咸海之间及锡尔河以北地区；奄蔡则分布于咸海以西至里海之间的草原。那时乌孙、康居、奄蔡

① 续西发. 哈萨克族的族称、族源和系谱 [J].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 2005 (1): 13 - 17.

② 洪涛. 也谈哈萨克族族源 [J]. 新疆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 (3): 10 - 14.

③ 班固. 汉书·西域传: 卷九十六下. 第12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3 901.



三族的总人口在 150 万~200 万人之间。《汉书·西域传》称：“乌孙国……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①“康居国……户十二万，口六十万，胜兵十二万人。”“奄蔡国……控弦者十余万。与康居同俗。”^②

《史记·大宛列传》载，奄蔡有军队十余万人，还说和“康居大同俗”。奄蔡在汉代曾派使者到长安，后因路远而断绝往来。东汉时，奄蔡羁属康居，到三国时期又脱离康居。唐代，奄蔡属唐之康居都督府管辖。至元代，奄蔡归钦察汗国统治。

5 世纪，匈奴别部柔然盘踞漠北，大约在这段时期，乌孙南迁葱岭。6 世纪时，突厥兴起。581 年，突厥汗国分裂为二，七河地区、原乌孙故地成为西突厥的中心地带，并在此后成为中亚西部相继出现的若干游牧国家的中心地。7 世纪中叶，唐朝灭西突厥汗国，在中亚地区设置许多州府，任命突厥贵族担任各州的都督。唐朝还在这里驻扎重兵。这时，乌孙、康居都在唐朝的统治之下。继西突厥之后，8 世纪，哈萨克草原上出现了一个葛逻禄部落联盟，乌孙、康里、阿尔根是其重要成分。8 世纪中叶，葛逻禄强大起来，将原来西突厥管辖的以七河流域、原乌孙故地为中心的西域地区全部征服，766—940 年间，葛逻禄联盟（葛逻禄王朝）成立。在葛逻禄时代，它所管辖的地方，人们称之为“哈萨克的故乡”。伊斯兰教大约就是在这个时期传入哈萨克草原的。^③

在以乌孙为主体的部落联盟基础上，随着历史的发展，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等族不断融入，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哈萨克族。“哈萨克族是在血缘关系上形成的统一的部落，以生活风俗习惯、经济生产的需求形成统一的氏族，以地理环境形成统一的民族，又以广袤地域连接、政治制度和政权管理的需求形成统一的玉兹，最终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形成统一的民族，哈萨克民族形成的漫长过程是以渐进的方式进行的。”^④

有学者认为，“按照马克思划分古代民族的论述，部落联盟就是古代民族，因此以乌孙为主体的联盟——哈萨克就是一个民族，哈萨克民族的形成

^① 班固. 汉书·西域传：卷九十六下. 第 12 册 [M]. 北京：中华书局，1962：3 901.

^② 班固. 汉书·西域传：卷九十六上. 第 12 册 [M]. 北京：中华书局，1962：3 891 – 3 893.

^③ 洪涛. 也谈哈萨克族族源 [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3）：11 – 12；续西发. 哈萨克族的族称、族源和系谱 [J].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5（1）：15.

^④ 努·纳扎尔巴耶夫. 前进中的哈萨克斯坦 [M]. 哈依霞，译.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33.



应是张骞通西域前后，不得晚于汉魏之际”^①；也有学者认为哈萨克族是在金帐汗国解体之后，15世纪初在中亚各民族重新分化组合和相互融合的基础上最终形成的。^②大多数学者均认同此说。

需要指出的是，参与哈萨克族形成的这些诸多族源，在不同历史时期，也有相当一部分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如吉尔吉斯、乌兹别克、蒙古、塔塔尔、土库曼等民族的融合与构成。

二、哈萨克族与丝绸之路

哈萨克族的先民们长期生活在我国北方，持鞭游牧，逐水草而居。他们为了躲避自然或者战争的灾害或其他的某种原因，自东向西迁徙，并从而形成了一条横贯亚欧大陆的草原大通道，这条大通道在运送丝绸之前就已经承担着大量的皮毛和玉石的运送任务。因为其时间比张骞“凿空”要早得多，因而对中西方交通史有重要意义。前3—2世纪丝绸之路的主要干线通过西域大月氏、乌孙、康居、奄蔡等哈萨克先民古国领地，西至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沿岸。特别是突厥汗国（6世纪）、突厥施汗国（7世纪）时期的丝路北道在东西方各国政治、商贸关系中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丝绸之路是一条政治与贸易的大通道，仅就贸易而言，游牧民族对丝绸之路的贸易活动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正是他们对毛皮、丝绸及其物品的交换行为，推进了中华文明与世界的交流。在这些早期丝路的经营者中，就有塞人、匈奴、乌孙、月氏等古代民族。

塞人^③，在中国文献中称塞种或塞人，他们主要分布在中亚、西亚及中国西北的辽阔区域，与当地各族联系密切，与很多当地民族尤其是月氏、乌孙、吐火罗等有血缘联系。关于塞人的迁徙及其与中原的交往情况，近年来国内学者将其追溯至周穆王故事。“传说中周穆王曾向西巡猎，直到西王母居住的地方。……西王母是塞人部落，……《汉书·地理志》中的西王母石室，在金城临羌（西宁西）西北塞外，祁连山南麓，似可看作塞人祖居的地

① 姜崇仑. 哈萨克族历史与文化 [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40.

② 贾合甫·米尔扎汗. 哈萨克族 [M]. 纳比坚·穆哈穆德罕，何星亮，译.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16.

③ 据史料记载，距今3000多年前，塞种人就已在中帕米尔、天山及新疆北部大部分地区活动。属东伊朗人种。波斯人和印度人称其为“塞卡”，希腊人称其为“撒卡依”，中国汉代史籍称其为“塞”。实际上，他们是斯基泰人的一支。所谓斯基泰人，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是指分布于欧亚草原上从喀尔巴阡山往东至顿河，以至更东的游牧人（又译为西徐亚人）。参见仲高. 欧亚草原动物纹样的角色转换 [J]. 西域研究，2004（2）.



方，……周穆王西巡大致是追随塞人西移的路线。”^①《穆天子传》成书于战国，书中记述了周穆王会见西王母一事，“戊午，……天子（指周穆王——引者注）已饮而行，遂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②。《竹书纪年》和《史记》也分别采录了这一记载。《竹书纪年》曰：“周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③《史记·大宛列传》中亦云：“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④学者大多认为：“这些故事带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但近年对西周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已证明其间的若干人物实有其人，并非虚构，所以还是反映了周人与西域交通的真实。值得注意的是，周穆王西行的起点、终点都是成周（《穆天子传》作‘宗周’），以由成周到所谓西北大旷原的路线道里计算，远远超过我国疆界以外。”^⑤据《穆天子传》记载，从周穆王时期，周王朝与西域各部之间已经存在这广泛的物产交流。如卷四曰：“壬寅，天子饮于文山之下，文山之人归遗乃献良马十驷、用牛三百、守狗九十、犧牛二百。天子之豪马豪牛、尨狗、豪羊，以三十祭文山，又赐之黄金纸婴二九、贝带三十、朱三百裹、桂薑百岗，归遗乃膜拜而受。”^⑥按照学者张锡彤的观点，塞种人“历史上主要分布于中亚、西亚广大地区，其中一部分曾散居中国西部……近年苏联考古学家曾在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兹别克诸共和国境内发现了大量塞人的遗物与遗迹，因而常将塞族文化与乌孙文化相提并论，合称塞卡—乌孙文化”^⑦。西域诸民族在丝绸之路上的作用正如学者纪宗安所说：“在早期的游牧文化和农业文化的接触中，是一批批来去倏忽的塞种游牧民扮演了文化传播者和东西陆路交通开拓者的角色……零散的考古和文献资料仅给我们勾画出一个模糊多变的道路轮廓，但若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来观察因张骞出使西域才有信史正式记载的丝绸之路北道和以后出现的新北道，就会从中找出‘草原之路’的影子。”^⑧

汉魏南北朝的正史《西域传》中曾记载，月氏和乌孙两个部族原先都居

^① 沈福伟. 中西文化交流史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5–16.

^② 郭璞注，洪颐煊校. 穆天子传：卷二 [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7.

^③ 笔记小说大观：第4编. 第1册 [M]. 台北：新兴书局，1978：623.

^④ 司马迁.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 第10册 [M]. 北京：中华书局，1959：3 163–3 164.

^⑤ 李学勤. 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序 [M] //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 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⑥ 郭璞注，洪颐煊校. 穆天子传：卷四 [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20–21.

^⑦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 [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387.

^⑧ 纪宗安. 丝绸之路与中西经济文化交流 [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4 (3)：24.



住在同一地区——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后来，月氏杀了乌孙王，夺取乌孙驻地。汉初，月氏则又遭匈奴进攻，月氏失败后西迁伊犁河流域，而伊犁河流域的原居住者——塞人则被迫南下，与另一支居住在大夏境内的塞人会合。再后来，匈奴的老上单于与乌孙王昆莫联合进攻，击败居于伊犁河流域的月氏。塞人、月氏相继南下的一个直接结果是：乌孙不得不放弃原先的居住地，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并在此建立了乌孙国。很长时期内，乌孙的居住地就是伊犁河、楚河、塔拉斯河流域。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中亚北部地区居住时间最长的古代民族就是乌孙，而且与当时的汉王朝有着密切联系。

伊犁河流域自然条件较好，一直是丝绸之路的要冲。按照史书的传统记载，汉与乌孙进行和亲的动机主要是为了缔结军事同盟，以此遏制已经越来越成为汉心病的匈奴，所谓“断匈奴右臂”。可是如果从经济、交通的角度来看，这个同盟更大的意义恐怕在于彻底打通了丝绸之路。因为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提及，匈奴占据丝绸之路要塞，往来盘剥，已经成为汉与西域其他国家经济贸易往来的极大障碍，“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所以然者，远汉，而汉多财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于汉使焉”^①。

丝绸之路上的使者对匈奴的畏惧已经甚于对汉朝的畏惧，匈奴的使者与汉的使者在丝路沿途小国中受到截然不同的待遇，充分说明当时西部陆上丝绸之路实际上是在匈奴的掌控之下。汉武帝与乌孙的和亲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与匈奴争夺丝绸之路控制权的斗争策略。这样既可解除匈奴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权，亦可向西延伸丝绸之路。和亲的结果也基本引证了我们的推测，从细君公主的出嫁到解忧公主的出嫁，陆上丝绸之路实现了贯通；解忧公主的长女弟史^②、次子万年^③以及解忧公主的侍者冯僚更是积极协调各方关系，进一步巩固和拓展了这条丝绸之路。

东汉和帝时期，大月氏向汉求婚，进一步拓展了丝绸之路。法国人布尔努瓦在其《丝绸之路》一书中将大月氏的求婚与争取丝路的经营权结合起来：“贵霜人曾野心勃勃地想与汉朝通婚，那它本身可能就是为了垄断中国丝绸的买卖权。但这样做却有损于波斯的利益。”^④ 让我们有机会从丝绸之路

^① 司马迁. 史记·大宛列传：卷一百二十三，第10册 [M]. 北京：中华书局，1959：3 173.

^② 龟兹王绛宾之妻。

^③ 时任莎车王。

^④ 布尔努瓦. 丝绸之路 [M]. 耿昇，译.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62－63.



的角度重新认识了《后汉书》中的相关记载。因为在大月氏之前，汉朝已经与波斯帝国建立了合作关系，波斯已经得到了汉朝的“缯彩”，垄断了向欧洲经营汉朝丝绸的贸易活动，并从中获得了暴利。^① 波斯、汉朝均为当时世界上的大国，汉朝不想打破与波斯之间已经建立的平衡关系，因此拒绝了大月氏的求婚。值得注意的是，大月氏在求婚被拒之后，又派使者走向更远的地方——大秦（罗马），向大秦提出进行直接贸易的建议。^② 尽管当时大秦尚无力与波斯抗衡，波斯仍旧垄断着丝路贸易的居间控制权，但大月氏的这一外交活动的确在客观上起到了拓展丝绸之路的作用。

隋唐以至辽之际，突厥族崛起，建立了庞大的汗国，其疆域将草原丝绸之路完全囊括其中，突厥成为草原丝路的掌控者。后来，突厥又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两个汗国，其中西突厥在势力极盛时期（统叶护可汗），掌控了包括北边的铁勒，西至波斯边境的广大地区，占据了乌孙故地（伊犁河上游），后来又将汗迁移至石国（中亚塔什干）之北的千泉。突厥强盛时期，由于突厥拥有对于草原丝路的实际控制权，中原王朝为了笼络他们，每年都要以朝贡和赏赐的形式，送给突厥大量的丝绸。北周“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北齐“亦倾府藏以给之”。“数量如此多的丝绸，突厥贵族当然不可能全部用于自己的生活享受，除了突厥贵族享用的少部分以外，大部分的丝绸通过草原丝路被贩往中亚、西亚等地，特别是罗马——它是当时对丝绸需求量最大的国家。”^③ 突厥与东罗马直接进行丝绸交易，引起了一向垄断丝绸贸易并从中获取了巨大利益的波斯的强烈不满，并因此爆发了波斯与东罗马之间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战争。614年，波斯对拜占庭的进攻达到高潮，波斯军队攻占了耶路撒冷，将供奉在城中的圣物十字架掠走。拜占庭则与突厥联盟和波斯对攻。拜占庭史学家狄奥法尼斯、亚美尼亚史学家 Movses Dasxuranci 都对此有所记载。^④

8世纪，哈萨克族源的一支回鹘趁后突厥内战、无暇顾及的机会，联合葛逻禄、拔悉密等部，先后夺取突厥故地与古匈奴地，成为继匈奴、突厥之

^① 范晔. 后汉书·西域传：卷八十八 [M]. 北京：中华书局，1965：2 919 – 2 920；房玄龄. 晋书·四夷·西戎传：卷九十七. 第8册 [M]. 北京：中华书局，1974：2 544.

^② 阿里·玛扎海里. 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 [M]. 耿昇，译.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365 – 367.

^③ 樊保良. 略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与丝绸之路 [J]. 兰州大学学报，1994 (2)：63.

^④ 林英. 金钱之旅——从君士坦丁堡到长安 [M].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32 – 33.



后的又一强大汗国，并控制了草原丝绸之路。^①回鹘与唐朝经常进行大规模的绢马、茶马贸易，获利甚巨。这种绢马、茶马贸易，使他们与丝绸之路结下了不解之缘。^②

中国历代王朝都从西北方的游牧民族牧民那里购买马匹。直至清朝，清王朝还与哈萨克族有着活跃的、大规模的绢马贸易，哈萨克族以自己的马、牛、羊换取大量的丝绸、棉花、棉布、茶叶、瓷器；清朝则换取急需的军用、役用马匹。绢马贸易在清朝中期达到空前的繁荣，嘉庆年间洪亮吉的伊犁诗歌生动描述了这种贸易的繁荣景象：

谁跨明驼天半回，
传呼布鲁特人来。
牛羊十万鞭驱至，
三日城西路不开。^③

综上所述，哈萨克族及其先民从起初向路过的使节、商旅出售食品、马匹等物而获利，到后来控制丝路的贸易交通而获得朝廷赠赏，再到以后在朝贡名义下做绢马交换、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始终在丝绸之路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第二节 丝绸之路及其对哈萨克族文学的影响

本书中所谓的“丝绸之路”，实际是指汉唐以来以当时都城为中心，向周边地区及国家呈网状发散分布的交通道路线。它包括：①草原丝路，指横贯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带的交通道路；②绿洲丝路（也有人称之为沙漠丝路），指经过中亚沙漠地带中片片绿洲的道路。显然，中国以东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朝鲜半岛同样也与这个网络联系在一起，然而传统的丝绸之路更多的是指中国与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往来。因为在历史上，向西的陆路交通是历史最悠久、在物质和文化交流中影响最深远的通道。它把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几个主要文化区，如东亚、南亚、西亚、北非和欧洲联系起来。不仅在物产上实现了互通有无，而且使几种文明相互交流碰撞。

① 洪涛. 也谈哈萨克族族源 [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 (3): 10 - 14.

② 樊保良. 略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与丝绸之路 [J]. 兰州大学学报, 1994 (2): 63.

③ 洪亮吉. 洪亮吉集 [M]. 刘德权,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1 211.